



金 衡 著

漁輪前進号

8020

漁 輪 前 進 号

金 衡 著
竝 多譯 冰 蔚校
中國戲劇家协会編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剧本反映朝鲜停战后水产工作者为了提高鱼的产量而进行的忘我斗争，通过新工作法的推进，揭示了保守思想和先进思想的斗争。

“前进号”船长崔满声过去是受尽艰苦的船工，朝鲜战争期间，曾以牺牲精神，坚持了生产，并维护了国家财产，因而骄傲自满，轻视新生力量，成为新事物发展中的障碍。副船长李龍國，代表新生力量，坚持原则，勇敢地推行新工作法。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由于事实的教育，船长崔满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进步力量在党和群众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胜利。

本剧曾獲 1956 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纪念人民军建军五周年文学藝術獎。

根据朝鲜作家同盟社 1956 年版本譯出

漁 輪 前 進 号

金 衡 著

竝 多譯 冰 蔚校

中國戲劇家协会編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出 011 号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327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1/2 字數 51,000

1957 年 4 月第 1 版

195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定價(7) 0.24 元

故事發生在一九五三年初秋，東海岸某漁港。

人 物

崔滿聲——“前進號”船長，五十六歲。

崔海玉——崔滿聲的女兒，二十三歲。

李龍國——“前進號”副船長，二十七歲。

金昌植——船員，四十二歲。

金七星——船員，四十五歲。

周基滿——船員，三十歲。

朴太得——船員，四十歲。

韓高芬——加工部工人，二十二歲。

順 玉——加工部工人，二十一歲。

元光植——剛從水產學校畢業的船員，二十三歲。

根 洙——想當船員的青年，二十三歲。

秀 永——想當船員的青年，十八歲。

老船員——“前進號”乘務員，六十一歲。

經 理——三十九歲。

邊 植——黨委員長，三十七歲。

成 福——捕魚部部長，三十八歲。

機械師。

小組長(加工部的)。

船員、婦女多人。

第一幕

崔滿聲的庭院座落在炸毀了的辦公室與戰後臨時建築的加工廠房之間。院牆是用破磚頭和燒壞的生鐵板砌起來的。這裡暫時用做編織和修補魚網的地方。

院子對面是碼頭的一角。碼頭上系着幾艘已經降了帆的木船。波濤聲，海鷗的叫聲。

〔海玉、順玉和高芬一面織網一面唱歌：

島上姑娘的心喲，
海棠花兒一般紅，
開在海岸上。
為什麼那麼鮮艷？
只因為熱愛那咆哮的海浪！

〔穿着軍裝的海軍軍官李龍國上，往辦公室走去。

高芬 海軍，他是誰？

順玉 不知道。

海玉 在哪兒？

順玉 到辦公室去了。

〔姑娘們又一面唱歌，一面織網。

順玉 （向根珠）你怎么不唱？

根洙 我正在想一件事情。

高芬 有什么發愁的事嗎？

根洙 难道你还不知道？

海玉 可不能因为离开了船，就这么垂头丧气呀！

根洙 ……

〔捕魚部部長成福上，往办公室走去。〕

根洙 捕魚部部長同志！（站起來）

成福 从明年起，一定讓你到船上去就是了。

〔說完，往办公室走去，但被根洙扯住。〕

根洙 加工部的工作，我干不了。

成福 怎么，加工部的工作不也是國家的工作嗎？（用手敲敲自己的头）这玩意兒得改造改造了！

根洙 到底为什么把我从船上赶了下來呢？

成福 为了加强“前進号”。不是給你說過嗎！今年冬天“前進号”要捕的明太魚①（伸出兩個指头），是这些。咱們的崔滿声老大爺在海上是一位能手——这是不錯的。可是他下面的干部要是都像你这样，那还能完成計劃嗎？

根洙 可是，战争期間，我不是一直在船上嗎？

成福 行政指示就是國家的命令！

根洙 可以这样說。可是命令里头也得反映下級的意見，也得講民主。

成福 （不反駁根洙的話，徑自走向办公室。走了几步，又站住，回过头來）海玉，你該請我們吃糖了！

① 朝鮮特產，魚头較大，肉極肥美。

海玉 为什么？

成福 基滿老是追，你打算怎么办哪？

海玉 （轉過身去坐下）

成福 （走到海玉身边）基滿，不簡單呀，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工作好，有朝氣，就算結過婚，可是沒留下什麼累贅。

海玉 （毫不理睬，仍舊做著自己的工作）當捕魚部部長，又當媒人，不嫌忙嗎？

（成福不聲不响地走進辦公室去。）

根洙 海玉同志，我想到工廠去。

海玉 水產工作者離開大海是不對的。

根洙 你沒有聽見捕魚部部長剛才說嗎？你怎麼還是這麼說呢！

海玉 我們不是為捕魚部部長工作呵！

根洙 （冒火）要知道，必須量才而用。

順玉 對的，必須考慮本人的願望。原先說，戰爭一結束就讓我們到船上工作，現在又變了主意，說什麼女孩子不行啦！

高芬 連戰爭期間就在船上工作過的根洙都給從船上攆了下來，咱們這些人更不用想上船了！

〔稍停。〕

〔根洙站起來。〕

海玉 上哪兒去？

根洙 找經理說理去。再說不行，我干脆就走，進工廠！

海玉 不過，根洙，你學過六中全會文件了吧？海上的工作還

多得很呢。

根洙 加工部的工作太沒有出息，我不干。我要做更有意义的工作。就是說，要做青年人做的那种轟轟烈烈的工作。（更加冲動地）在我們的海洋里，魚群數不清，捕不完。礦山上的鐵礦石可以有用完的一天，我們的大海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我放在加工部，就是把海鷗關進了籠子。我是青年，我要乘風破浪，到海里去。冬天零下二十度的晚上，不怕冰冷的海水往身上潑，撈着明太魚，那才过瘾哩！

順玉 （忍無可忍地）得啦，得啦，也別說得太过火啦！

高芬 我也想到船上去。

根洙 （無力地）反正船跟咱們沒緣分。“前進号”上的船員尽是些有十年以上經驗的老手。連帆船都給有經驗的老手占滿了。剛从水產學校畢業的元光植同志，还是靠行政指示才勉强留在船上呢。

高芬 我們單位光知道关心生產計劃，对待青年人簡直太不关心了。

順玉 的确是。人家大工厂里，有工人學校，还有技術學校，我們机关什么也沒有！

海玉 我看并不是这样。我听經理同志和黨委員長同志說過，我們單位很快就会增添許多机輪，中央还要派干部來專門培养青年。很快就会來个大轉变，不信就看！黨委員長特別談到培养新船員的事。也談过加工部，說不定还会在我們这里盖个規模很大的罐頭工厂哩！

順玉 反正加工部的工作有大嫂們做。我們必須到海上去！

海玉 你太小看加工部的工作了。捕魚和加工，是一样重要的。

順玉 那么，你根本不想到海上去了？

海玉 我重新考慮了一下加工部的工作。事实上，我們加工部的工作太落后了。如果今后老是这个样子，咱們再添進來一艘机輪，可就应付不了啦。

高芬 加工部的工作，再改進也免不了是手工業式的。

海玉 为什么是手工業呢？就說剖魚肚子吧，也可以用机器，不用手呵。

高芬 我們办得到嗎？

海玉 当然，光靠我們几个人的力量是困难的。可是加工部要是發动机械化运动，用机器來剖魚肚子，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順玉 不管怎么說，女人也应当和男人一样，到海洋上去！

海玉 可是年紀一大，又免不了回陸地工作吧。

順玉 你为什么这样消極？

海玉 不是消極。我冷靜地想过了。妇女的工作还是在加工部能够做出成績來。你仔細想一想吧。

順玉 我早想过多少遍了。我要去的地方，就是海。

根洙 順玉說得对，主要的工作是捕魚。

高芬 可不是。

海玉 好吧，你們捕魚，我加工。

秀永 (上)根洙同志，部長同志叫你去。(下)

(根洙下。)

海玉 (站起來)我到机械間去一下，就回來。

高芬 研究剖腹机嗎？

海玉 研究,可有意思啦。(下)

順玉 (唱)水兵的心哟!

海棠花兒一般紅……

(轉身坐了一會兒,忽然發現身穿軍裝的龍國已經站在身後)

龍國 一天能織多少?

順玉 最快三公尺。

龍國 我織一下看。(織網)

〔稍停。〕

〔姑娘們都流露出佩服的神情。〕

順玉 这样織,能快一倍多。

龍國 學吧! 針这样拿,梳子这样拿,开头这样往里放……。

〔姑娘們照着織了起來。〕

龍國 那样不对。……对了,对了。同志們真聰明。

高芬 謝謝你教給我們新的織法。

龍國 不过,这还不算是好的織法。这玩意兒該用机器來織。

(稍停)崔海玉同志在這兒嗎?

順玉 在。你認識海玉嗎?

龍國 ……

〔順玉和高芬會意地对視了一下。〕

〔海玉上。〕

順玉 这位同志就是海玉。

龍國 (一看見海玉,馬上高興起來)你就是海玉同志嗎?

海玉 是的。……有什麼事嗎?

龍國 不知道你是不是還記得我的名字。我叫李龍國。

〔二人像一對恋人偶然相逢似地,彼此都顯得有些羞怯。〕



〔高芬与順玉羨慕他們的巧遇，表示祝賀。

海玉 你怎么到这兒來了？

龍國 調到这兒來了，今后和同志們一起工作。

海玉 原來是这样。

〔姑娘都高兴起來。

〔成福出現在窗口。

成福 請你來一下。

〔龍國下。

順玉 他是誰？

高芬 海玉不是常談論他嗎？他时常从前綫寄信來。一个在前綫，一个在后方，靠通信加深了感情，現在就要在一个單位里工作啦！

順玉 祝賀你。

高芬 这才是千里有緣來相会呢。

海玉 你們別胡說。

順玉 小伙子，不錯。这回可以恋爱了！

海玉 你想挨拳头啦！（扑上去）

順玉 （逃走，唱）

姑娘道出了心願：

不到勝利

不嫁人啲……

經理 （上）为什么不嫁人，等誰？（經理往办公室走去，下）

姑娘們 （一时驚慌失措）噤噤噤，哈哈……。

〔鐘聲。

〔姑娘們收拾網。

〔高芬、順玉下。

〔海玉正要走，剛从船上下來的基滿上。

海玉 捉了多少？

基滿 船都裝滿了。

海玉 我爹呢？

基滿 那兒，(向正要走的海玉)你看着我！

海玉 做什么？

基滿 海玉！（貪婪地望着海玉）

海玉 有什么事？說吧。

基滿 爹已經答應了，叫今年秋天結婚。

〔海玉下。

〔基滿一把將海玉抓住。

海玉 你干什么！

〔基滿想抱海玉。

海玉 （推开基滿）不要臉！（下）

〔基滿嘆了口氣……。

〔滿聲上，后面昌植、太得、七星、老船員上。

昌植 这次得在魚網上另打主意了。

滿聲 为什么？

昌植 想來想去，总觉得这次事故是因为魚網太小。

滿聲 魚網小！可是誰也沒用过大網啊！

昌植 今年怎么就这样怪呢——魚总是落網不多。

滿聲 那是因为三年战争，我們沒有捕魚，手生了。

昌植 这也难說。我認为今年可以把網再加大一兩幅。

七星 五幅的網都撈不过來，再加大就更不好办了。

滿聲 照我看，縮小半幅，五幅變成四幅半，不但能節約，而且撈起魚來速度也會快的。

太得 這個辦法好！網小了，把該拉兩下的拉三下，豈不更好？

昌植 不過，我總覺得網織得大些好……。

七星 你盡說不中聽的話，五幅還嫌小！網差不多都給搞破了，還說要加大，像話嗎？

昌植 事情絕不會這樣。網小，就不能很快地漂起來。明太魚嫌里頭擠得慌，一着急，就一下子竄出去了。我是說，最好是讓明太魚慢慢地往上游，然後再拖網。

滿聲 沒有關係。明太魚這玩意兒漂得再快，往下鑽得再快，只要網拖得快，就沒有問題。

〔經理上。經理同船員互相問候。〕

經理 連一半兒還沒裝滿就給拉來啦？

滿聲 好多人說要把網割斷了事，這怎麼行啊，國家的財產嘛！為了把它拉進來，可費力啦！

經理 大家辛苦了！

〔船員們顯得有些不安。〕

滿聲 算不上辛苦。無非是為國家盡了点能盡的力量罷了。

不過，經理！光植這個笨蛋……來啦，來啦，在那兒。

〔光植上。〕

一定得叫他下去。

經理 犯錯誤了嗎？

滿聲 錯誤？成天沒事兒干，還會犯錯誤！

經理 那又為什麼叫他下去呢？

滿声 他沒有用处。他沒有資格再留在船上。讓他下去，把乐善同志給我。他战争期間就在我的船上。修理“前進号”的时候，也在一起出过力。

經理 他現在在木船上做負責工作呢。

滿声 木船有什么了不起，一百只也不頂用，还不够机动船一下子搞的。一定得同意我的要求。

經理 光植同志並沒有不对的地方。

光植 从上船第一天起就不讓我参加工作，說我工作不熟悉。我沒有事做，只是跟着乱跑一气。我为了把学校学到的同实际工作結合起來，昨天在別的船員撈明太魚的时候，搜集了一些飼料。

老船員 什么？飼料？

光植 魚族吃的，就叫飼料。

老船員 是魚食嗎？

光植 也可以这么說。

老船員 我不懂你說什么。水里的动物本來是大的吃中等的，中等的吃小的。飼料又是些什么？

光植 小的又吃什么呢？

滿声 調查这个做什么！

光植 我是想了解，捕二十噸明太魚那个地方有多少飼料。

滿声 你連零活都做不好，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

七星 学校畢業生就愛犯这样的毛病。

光植 (态度不变)捕魚也需要理論。

經理 也需要。但是，現在最需要的是实际工作經驗。最好是能把学校学的和实际工作結合起來。首先，要成为实际

工作中的能手。

(向滿声)把他帶去,好好教。

滿声 經理,我应当完成國家計劃嗎?

經理 当然罗!

滿声 那么,就应当加强“前進号”。

經理 船長同志!“前進号”上,有八名干部有十年以上的經驗。船長同志的責任,并不限于完成計劃。必須把長期積累下來的、受过考驗的全部經驗和技術傳授給青年人。

(对咂舌的滿声)要好好教!

〔船員們下,成福上。〕

經理 (向成福)你对船長講过沒有。

成福 還沒講呢!

經理 怎么还不快講……一起到我那里去吧!(下)

滿声 講什么?

成福 一个人事問題。听说今天中央派來一位海軍出身的当船長。在新机輪來到以前,暂时在“前進号”上工作。

滿声 就是說,不派船先派人?

成福 看样子船会接着派來的。現在他臨時研究漁場,并兼任“前進号”副船長。

滿声 那么七星怎么办?

成福 要是真那样,七星就得下去。

滿声 什么話,沒有七星还干得了?

成福 是啊!

滿声 事情你知道得比誰都清楚,咱們就說,这样办不行!

成福 可是上面叫这样办,又有什么办法!

滿声 就說不行!

成福 進去看看再說。

滿声 如果真是这样,还進去做什么。

成福 大哥,如果这样,可就没有办法了。别这样,还是進去說:不行,給他推翻。只要大哥不同意就成了。經理向來很重視你的話的。

滿声 他們偏偏老是把我們这些工作上合得來的人硬給拆散,不知存的什么心! 最近把乐善調走了,又另外派來一个笨蛋光植。难道这次还要把七星給調下去嗎? 这次新來的老先生,也許又是一个学校畢業生吧!

成福 如果不是学校畢業生,怎么会叫一个不滿三十的人当船長呢。

滿声 (擺手)絕對得說不同意。(下)

(党委員長边植上。)

成福 委員長同志……在今冬捕魚工作結束之前,最好不要改变“前進号”的劳动組織。

边植 你担心魚的收穫量降低,是吧?

成福 是的! 再也沒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边植 这个問題,經理也会想到的。按照經理的指示做吧! 同时,把根洙留在“前進号”上。

成福 这不行! 根洙和光植都是生手,怎么能捕魚呢!

边植 要培养青年人,要給明天做准备。

(經理与龍國上。)

成福 可是,現在許多有經驗的人都得不到上船工作的机会!

經理 假如我們这里一下子开來几艘机輪,人手就不够了。

成福 我看一次來三只摩托機輪也沒有問題。

經理 問題不是三四只，將來我們的海洋上，會有成百成千的汽輪開來開去。

邊植 是的。不過，我們的工作組織太差了。我們的單位有十五年以上工齡的只有十個人。這十個人里有七個人在“前進號”上，有必要全部集中在一隻船上嗎？

成福 要知道，“前進號”所擔負的任務是非常重大的。

經理 “前進號”只能是整個工作的一部分。請把船長同志找來！

〔成福下，復又同滿聲、七星上。〕

經理 （向龍國）大家認識一下，這是船長同志，這是副船長金七星同志。

龍國 （向滿聲、七星致軍禮）我是李龍國。

七星 辛苦了，以後管我叫金七星好了。

經理 這次局里特別把這位同志分配到我們單位來。水產學校畢業，又有實際經驗，是位能干的幹部。

龍國 我還很幼稚。我是漁民的兒子，我一定要把一生貢獻給海洋。

滿聲 叫我做什麼？

經理 龍國同志暫時擔任“前進號”副船長，請把他帶去工作。

龍國 希望您多多指教，我什麼也不會。

經理 七星同志，你從今天起負責八號木船！

七星 我听部長說過了。

滿聲 不能讓七星離開我。

成福 副船長是船長的左右手嘛。